

# 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紅樓圓夢

## 第十一回 再嫁婢羞侍餞筵 九秩妃歡尋壽宴

卻說當今接了寶玉奏折，除依議外，適江南甄制台之子甄寶玉，以去年議敘調取來京升用。路上雨雪，且又同了李綺來的，一發難走，直到上元才到。開印引見，卻值長蘆缺出，遂以四品京銜管理關部鹽政；又推賈政之功，將賈璉放天津道；薛蝌升了天津府；柳湘蓮補風化店參將，以酬其功。旨意一下，大家多忙著道喜。甄、賈二姓本屬世家，倒還看得淡。獨有薛家雖稱豪富，但不過倚仗有錢，結交兒門貴顯親戚，實在沒有做官的人；如今豬堆裡跳出象來，竟是黃堂太守，不說別人，就是那呆子也揚揚得意，竟是一位大大老爺。適這日，馮紫煙與賈、甄二公餞行，請他做陪。他是無事人，過午便到。坐定後，門上遞一手本進來要見，薛蟠便問：

「是誰？」馮紫煙道：「是蔣玉函。」薛蟠知是襲人當家的，就命叫他進來。琪官見了便向二人打千請安，薛蟠道：「你去年大吃苦了，怎大家貨虧你捱！如今白嫩如舊，沒有癍痕麼？」

蔣琪紅著臉道：「沒有。」馮紫煙便道：「來有甚事？」琪官道：「小的去年鬧了這事，京裡有些站不住。現在新收了一個徒弟。新任天津鹽台卻是爺們世交，求爺薦薦。」薛蟠不等馮紫煙開口，便道：「今日正請他，等他來就和你說。」蔣琪忙打千道謝。馮紫煙道：「說便替你說，但新懲創之後，恐商人處也不好便薦。」薛蟠道：「他們不依，你到我們二老爺衙門裡去，怕他不依。」

正說著，甄、賈二公也到了，便吩咐擺席。賈璉見了琪官便問道：「他為甚在這裡？」薛蟠道：「我留他在這裡的。」

便招手道：「快來！」琪官忙上來請安，甄寶玉道：「尊姓？」琪官道：「小的蔣琪。」甄寶玉道：「久慕，久慕。小旦曲子六府班獨絕的。好請教麼？」蔣琪忙打千道：「求大人賞點！」

遂點了一出《花魁》，蔣琪頓開喉嚨，真有繞樑之韻！甄寶玉大喜，賞了個荷包並銀子。薛蟠便道：「琪官家還有個年輕的更好，況他家裡也是好人，明日就是座上人往他家樂一天。若不賞臉，就拿大人們架子了！」眾人皆知呆子脾氣，說都來。席間，便將蔣琪所求之事說了，甄寶玉道：「這本不值什麼，但如今長蘆奢之異常，商人中有家私的只一姓木的，也很難纏。到那裡看罷了。」說罷，散了。

次日，薛蟠便到蔣家見了琪官。琪官道：「我正自己要去問那姓馬的。薛大老爺，裡面請坐！」遂同到了上房，只見襲人穿著銀紅襖兒，青緞子背心，白綾細折裙，正在擺果碟，便道：「薛大老爺請坐！」薛蟠道：「今兒難為你！」襲人道：「這算什麼！」琪官送了茶，自去了。薛蟠坐著吃煙，忽想起來道：「花姑娘，寶二父回來，到過你家沒有？」襲人含著淚搖頭。薛蟠道：「了不得，我見了不依他！他如今三妻六妾，好不快活！」正說著，蔣琪領著那人來了。薛蟠看時，臉圓秋月，眼擲春星，不瘦不肥，十分嬌媚；頭上戴一頂紫呢結金線骨種羊秋帽，身穿著三藍洋灰鼠袍，跟著福色蝴蝶履；斜著打了半個千。早把薛蟠魂靈攝去，隔了半日，方問道：「你幾歲了？姓甚名誰？」那小斯道：「我是屬兔的。姓馬行二，他人說馬二是馮，送小的號叫小憐。」他見桌上有水煙袋，就拿來先把煙灰吹了，點著紙卷子，裝了煙，送將上去。薛蟠吃了幾管，便不要吃了。小憐又裝與襲人道：「蔣嫂子，你吃！」

襲人欠身吸了，他方裝來自吃。

外面報馮紫煙到了，大家出來，客位裡坐定。不一時，甄公子亦來，命去催賈璉，一面坐席。去的人不一會同焙茗來道：

「璉二爺叫道謝，實在有事。」薛蟠問道：「你幾時天津來的？」焙茗道：「今日才到，正要送舅老爺府報去，知道在這裡故特來的。」薛蟠接信來看。

琪官讓焙茗裡面坐，見了襲人道：「花姑娘，一向不見，可好？」襲人也忙問好讓坐，並問：「府裡近來好呀？」焙茗道：「很好。我們二爺做了大人，又是郡馬，六位姑娘伏侍著，自主自張，比得前日嗎？」襲人道：「正是。那裡這些人？」

焙茗道：「紫姑娘、芳姑娘、柳姑娘、玉姑娘、鶯姑娘，還有蕙姑娘。」襲人道：「那個蕙姑娘？」焙茗道：「就是有人說他輕狂，太太和芙蓉仙姑一起攆的。」襲人道：「麝月妹妹，人又穩重又本分，難道倒沒用麼？」焙茗道：「府裡此刻多是郡主拿主，他挑的人總要聰明伶俐；若是心上做工夫的，郡主說他陰險，概不用的；況麝月妹妹本已先嫁了人了。」襲人又問：「芙蓉仙是誰？」焙茗道：「就是晴姑娘。他因得了功，聖上封他仙姑，還賜御祭，領到時太太們都要去拜呢！」

正說時，小憐來道：「嫂子，蔣哥叫你出去，甄大人要見見你。」襲人道：「怪臊的，我不出去！」焙茗道：「琪官兒這麼說，姊姊說不得不去了。」襲人無奈，掠了掠鬢出去見了，不覺不驚，勉強打了半個千，起來立著發誓。甄公子打掠了一番，人尚嫵媚，便問他：「會唱麼？」襲人道：「不會。」甄公子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你替小憐斟杯酒，他替你唱！」琪官道：「大人吩咐，你可斟了酒再進去。」襲人無奈，依命而行。心裡想：那人與寶二爺一般無二，但寶二爺何等柔情宛轉；那人這般官派，真是個祿蠹，便倒在牀上暗泣去了。

這裡席散，甄公子一樣三個賞封蔣家夫婦和馬二的。薛蟠給了卅兩席費，又銀十兩，囑明日同馬小憐成全好事，琪官允了。

到了次日午後，琪官同小憐來呆子處請安，薛蟠便留住吃夜飯。初時，尚猜拳賭唱，後來索性通了，蔣琪抬起轎來，把那小憐臉暈晴霞，體融暖雪，大醉如泥，不省人事。琪官忙幫著替他脫了外衣，拉了鞋襪，連一條水綠綢中單也輕輕褪去，只留著一件大紅裡月白面天鵝絨鑲的緊身遮體，愈顯得唇紅臉白。薛蟠見了慾火燒心，便對蔣琪道：「奇功已奏，就請回營。」

遣他去了，便關門一覺。佛家說：「孽者，障；障者，孽。」

不知是那一條了。

次早醒來，海誓山盟。薛蟠便要小憐家裡來住，道：「你在飯店又不方便，又要花錢，不如我這裡住罷！」小憐道：

「我聞得你家二老爺和柳大老爺日內進京，我在此算什麼？不如等他們去了再來。但你不在家，叫我找那個呢？」薛蟠一想，道：「也罷。我同進去見見你嫂子。你來，我不在家，找他便了。」說著，便同他往裡走。卻說寶蟾見呆子昨晚所為，正不耐煩，忽見得一個小後生來，比蝌二爺好的多，便回嗔作喜道：

「你同來的什麼人？」薛蟠道：「這是我新認的乾姪兒，他來我不在家，你照應些兒！」寶蟾堆下笑來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忙叫丫頭倒茶，又向薛蟠做鬼臉，道：「要吃扶頭酒麼？」薛蟠道：「也好。」於是三人就在上房吃了早飯才散。小憐看見那婦人打扮妖精似的，十分狐媚，便三月三薺菜，起了心了。

且說郡主花朝生日近了，因焙茗來說：「那日子二爺怕趕不上。」就懶憚舉動。那知初十晚，北府裡已送了壽禮樹、金枝玉葉萬年桃盆景，二幅七寶裝的暗八仙掛屏，一柄天然竹根如意，一對通天犀雕壽意的勸杯；並說太妃要親來道喜會親，乘便遊園。郡主連忙預備，一面鋪設園子，一面邀請陪客。到了當日黎明，郡主便拜了壽星，到祠堂及上房行禮。回來剛才坐定，已報親家柳郡主及李綺到了，隨後薛姨媽並岫、琴、湘、探陸續到齊。郡主便托寶釵、巧姐代做主人，邀入大觀園吃麵。

巳牌時候，報太妃已到，王夫人忙同郡主、尤、李等出接。只見提爐宮扇，一頂金頂綠呢八人大轎，雅雅而來。

到二廳下轎後，便道：「恕我不行禮罷！」先向著王夫人道：「這位親家太太和東府裡小親家，我還認得。這兩位呢？」

黛玉道：「這是珠大嫂子。」太妃道：「可是你柳家姊姊親家，我們多一層親了。」黛玉又道：「這是璉二嫂子。」太妃道：「是新放道台的太太麼？我正來道喜呢！」說著已到上房，入坐獻茶。太妃便問：「今日沒有別的親戚麼？」郡主道：「都在園裡吃麵，得了信自然就來。」太妃道：「不用驚動他們，歇一歇我們也就園裡去。」家人預備竹兜請坐，太妃不用，和王夫人

等緩步入來。先是瀟湘館，只見兩邊石長盆水仙花開得十分，便問郡主道：「這是你舊屋子？」郡主答應「是。」太妃道：「怪道你十分靈秀，就是得那一股花香，把你也薰得透靈了。」大家笑著，到了怡紅院。看見海棠春色，三分嬌含半醉，便道：「這是女兒棠，難得的。京裡只有大內有幾棵；在外我那裡二棵；南安府裡、覺生寺各一棵；餘就算這裡了。」

正要進去坐，只聽得一派裙履纓祭卒，環珮叮噹聲音。原來姨媽等知太妃來，忙吃了面繞道趕來的。太妃向柳郡主道：

「你怎麼不來見我？」柳夫人忙上前請安。太妃又問：「這年尊的是誰？」郡主道：「薛姨媽。」太妃道：「就是你們薛淑人令堂麼？」因問：「那位薛淑人？」寶釵忙上前行禮，太妃拉住打量了一會道：「品格兒很俊，何苦又借我們格格名呢？」

一路走著說著，已到櫳翠庵，惜春忙忙出接。太妃行香畢，笑道：「四姑娘，你寶哥哥出家為林妹妹，你又為什麼呢？」

惜春杏臉微紅，道：「老太妃又來鬧笑話了。」太妃看見佛龕旁掛一幅水墨觀音，旁立一侍女，太妃道：「這侍女好面熟，卻叫不出！」黛玉笑道：「媽，怎麼著？這是四妹妹自畫的小照。」太妃也笑道：「真老糊塗了，親家借我臨一幅。」惜春只得應允，除下來叫采女收著，走出了庵。只見一簇杏花如荼如火，柳夫人問：「這是那裡？」郡主道：「這就是你鄉下親家母住處了。」李紈笑道：「城裡親家不知道的。」迤邐已到了沁芳亭，只見梨香白雪，柳嫩黃金。寶琴說了句「夢影梨雲正茫茫」，郡主笑著向寶釵道：「比『良辰美景奈何天』何如？」

又該你說道學話了。」

正熱鬧間，已到省親正殿。郡主取表看時，已到巳正，忙命擺宴。殿中間炕上是太妃，東首薛姨媽，西首王夫人；地上四席，便是柳夫人等告坐。送席完後，大家才用酒果。只見僕婦捧上兩個銀絲盒子，裡面一盤爛煮肥鴨，一盤鹿尾，端來放在中桌。芳官、五兒上來在炕沿上屈了膝，將頂爛的用上盤揀來，送在太妃面前。太妃笑道：「格格，你又那裡打聽的？」

郡主道：「做女兒不知娘脾氣，還好？」太妃拿起金鑲犀箸道：

「怨我老饕佔先了。」竟恣意大嚼，將那兩樣吃有四五分光景，大家席上小吃也上了三道，方放下了箸，回頭把官女們去了。